

清廷歲月中的郎世寧

西元一七六六年七月十六日，北京朝廷與當地耶穌會傳教士們，正準備為一位年近八旬，畢生致力於藝術畫作與宗教傳道的弟兄，義大利籍耶穌會士郎世寧籌辦慶典，希望三天後在他的生日獻上祝福。然而，慶壽活動未及舉行，郎世寧卻在當天走完了他的一生，結束了半世紀在華歲月。郎世寧的逝去，為朝廷以及在華耶穌會士帶來深切的哀傷與惋惜。時至今日，郎世寧在中國，無疑是位家喻戶曉，響噓噓的人物，在歷史教科書上，更是介紹明清之際來華西洋傳教士中的主角。今年正值國立故宮博物院建院九十週年，更適逢郎世寧來華三百週年，在籌備院慶之際，特規劃郎世寧特展，以紀念他在十八世紀中西藝術交流的重要貢獻。

前言

郎世寧 (Giuseppe Castiglione, 1688-1766)，西元一六八八年七月十九日，出生於意大利米蘭市，一七〇七年，十九歲的郎世寧加入熱那

亞耶穌會：一七一四年，接受葡萄牙傳道部的派遣來華傳教，自此展開他未來在華長達半世紀的經歷。當年四月十一日，郎世寧搭乘聖母希望號 (Notre-Dame de L'Espérance)，

從葡萄牙里斯本出發，同行者還有著名的外科醫生羅懷忠 (Jean-Joseph de Costa, 1679-1747)，他們經歷了一年四個月的海上歷程，終於在次年八月十七日抵達澳門，時值清朝康熙



清 郎世寧 四季花卉棋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 《紅色諭旨》 康熙55年9月17日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

重申中國教徒拜天祭祖的禁令。此舉引起康熙皇帝的不滿，認為外國干涉中國禮儀，隨之開始收緊在華教士的傳教自由。這是郎世寧抵華之初的情況，也使得他來華傳教使命，自始遭受挫折與挑戰。康熙五十五年（一七一六），皇帝更下令武英殿刻印《紅色諭旨》（又稱紅票），發給來華西洋人，並要求帶往歐洲交給羅馬教皇，傳達中國禮儀不是迷信，與天主教義亦無抵觸的訊息，在紅票上清楚看到郎世寧拉丁文簽署的名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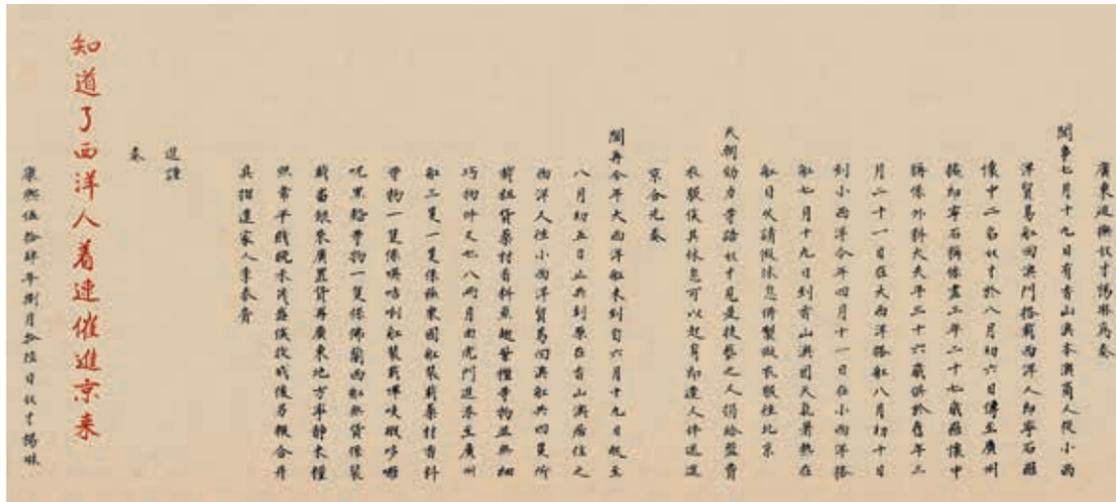
（圖二）由此可知，郎世寧抵華初期，在羅馬教廷與中國禮儀之爭過程上，來華傳教士不得不順應中國朝廷立場，即使傳教士內心充滿許多掙扎。對康熙皇帝而言，他將郎世寧視為一位畫家而給予優容，但對他信奉的宗教與傳教使命卻不以為然，他只需要郎世寧在宮中作畫，卻不願給予任何傳教的方便。

康熙六十年（一七二一），康熙皇帝開始傳旨令郎世寧繪畫，其中多幅畫作由於賞賜給大臣如關係、勒什亨、佛倫、馬爾賽公、孫查其以及

大學士馬齊與眾阿哥們，其畫藝才能開始顯露與受到肯定。其後更應康熙皇帝之命，將西洋畫技傳授給內廷柏唐阿（batangga，滿語，意指當差之人），包括佛延、全保、富拉他、三達里、班達里沙、八十、孫威風、王玠、葛曙、永泰等人。到雍正年間，這些人當中依然在郎世寧下學習，或開始獨立作畫。

郎世寧為了獲得傳教方便，遵照康熙皇帝的旨意，積極學習中國傳統繪畫與文化觀念，努力創作迎合皇帝興趣作品，爭取皇帝信任，同時也開始大膽革新原有所學，積極揉合中國傳統繪畫與構圖技巧，掌握中式筆墨特性。他適時調整，利用畫藝維持與中央權力核心的關係，潛移默化推行教廷賦與的任務。

康熙朝晚期，郎世寧開始透過北京教友的幫助，拓展他的交遊範圍。例如藉由蘇霖（Joseph Suarez, 1656-1736）與費隱（Xavier-Ehnhert Fridelli, 1673-1743）的引介，與王室成員努爾哈齊孫蘇努一家建立交情，並為蘇努第十子書爾陳府上小教



圖一 廣東巡撫楊琳奏摺 康熙54年8月16日 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

五十四年（一七一五）七月十九日。從此直至乾隆三十一年（一七六六）七月，長達五十個年頭，郎世寧以其繪畫技藝為清廷服務，他滿心認為是獻身上帝應達成的使命。

郎世寧抵華之初，開始接受中華文化薰陶，入宮後潛心學習滿漢語言。他才華洋溢，敦厚博學，謹慎守份。為求適應皇帝的藝術品味，大膽創新，探索與實踐西法中用，中西結合的繪畫技法，創作了許多題材廣泛、膾炙人口的名畫，為中西藝術文化交流譜寫新的里程。他創立了揉合中西畫風的新體畫風，豐富的表现力與扣人心弦的感染力，舉凡花鳥畫、肖像畫、線法畫、紀實畫、年節畫，甚至工藝與建築裝飾畫等，皆唯肖唯妙，逼真傳神，深獲清宮皇室的喜愛與激賞，也成就了他在內廷供職半世紀的名聲與地位，並獲得身後世人對他的景仰。

康熙朝：初抵中國的活動

康熙五十四年八月十六日，一份來自兩廣總督楊琳（？~一七二四）

的奏摺，報告郎世寧與羅懷忠兩人抵達香山澳門的消息，並奏稱兩人是「技藝之人」，準備遣人進京效力。康熙皇帝看完楊琳的奏摺後，隨即在摺尾批示：「知道了。西洋人著速催進京來」，由此可見康熙皇帝對擁有技藝西洋人的重視。（圖一）摺中將郎世寧稱作「郎寧石」，而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紀錄裡，到雍正朝郎世寧的稱呼仍未統一，或稱「郎石寧」，「郎士寧」或「郎世寧」，直至乾隆初年始一致稱作「郎世寧」，而他若瑟字號，則可能是抵華初期所取。

康熙五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，經兩廣總督派人伴送，郎世寧等人終於抵達北京，在馬國賢（Matteo Ripa, 1682-1745）的引介下，郎世寧覲見了康熙皇帝，隨即被派到宮中如意館工作。

郎世寧到達中國前，羅馬教皇克雷芒十一世（Pope Clement XI, 1700-1721）曾派多羅（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, 1668-1710）來華，攜帶禁約，頒佈教諭，



圖五 清 郎世寧 四季花卉棋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瑞圖》(雍正十年,一七三二)等著名畫作上,技法以西法為主,參酌中國傳統工筆技法,逐漸體現郎世寧成功揉合中西畫風的新體風格,並深獲皇帝的讚賞。

郎世寧為雍正皇帝繪製的作品,表現出對聖君明主的歌誦,如〈聚瑞圖〉寓意豐收祥瑞,畫中蓮花象徵清

廉德政,迎合雍正皇帝登基之初政治清明,慶賀世得明君,連年嘉歲之意(圖三);而〈畫嵩獻英芝圖〉則是恭賀雍正皇帝誕辰萬壽無疆,畫中白鷹峙立岸邊,呈現君臨天下,傲視涯岸的英姿。(圖四)雍正皇帝對郎世寧這些創作,心領神會,自然對郎世寧讚賞有加,也逐漸使郎世寧在眾多宮廷畫師中脫穎而出。他善於吸收中國傳統文化元素,透過畫作頌揚聖君明主,期能化解皇帝反教情緒。然而,在皇帝的心中,宮廷畫師與傳教士的身分,始終是涇渭分明,郎世寧的努力,始終未能獲得滿意的進展。

在宮廷活動中,郎世寧除了為皇帝畫畫外,也繼續向其他內廷畫工傳授西洋畫藝,如班達里沙、永泰、孫威鳳、王玠、王玠之子王幼學、王儒學,其他如焦秉貞、冷枚、唐岱、徐揚等人,他們畫作中所表現的透視技法,都受到郎世寧的影響。

與此同時,郎世寧也與皇室家族建立密切關係,重要的人物像是果親王允禮(一六九七~一七三八)、怡親王允祥(一六八六~一七三



圖四 清 郎世寧 畫嵩獻英芝圖 軸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三 清 郎世寧 畫聚瑞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堂修補聖徒畫像。雖然有限的資料無法深入了解郎世寧來華初期與北京權貴交往情況,但多少反映出郎世寧積極努力,延續明末利瑪竇(Matteo Ricci, 1552-1610)來華採取的上層路線策略,藉機拓展傳教事業。

雍正朝：郎世寧的創作企圖

雍正皇帝繼位後,雖然繼續沿襲康熙朝選用專業技藝傳教士的方針,但對天主教活動查禁卻較前尤甚。身處於嚴峻環境的郎世寧,他很清楚雍正皇帝對西洋宗教的態度與立場,只有謹慎、恭敬地為皇帝服務,努力實踐身教會秉持貞潔、守貧與順從的誓願。

郎世寧的恭順與服從確實讓雍正皇帝相當滿意,隨著畫作日多,從花鳥走獸到建築裝飾稿樣,創作中將西洋元素更加注意融入中國繪畫的風格,諸如明暗、層次、著色與構圖,在先後完成的〈聚瑞圖〉(雍正元年,一七二三)、〈畫嵩獻英芝圖〉(雍正二年,一七二四)、〈百駿圖〉(雍正六年,一七二八)、〈午

○)、慎郡王允禧(一七一~一七五八),以至未來皇位繼承人寶親王弘曆(一七一~一七九九)等人,都是郎世寧積極爭取建立友誼的對象。郎世寧為他們繪畫,透過繪畫確立彼此友誼,企圖為其傳教事業創造機會。郎世寧是虔誠的信徒,傳教是他的職志,以其不息毅力與意志,藉由繪畫為手段,鏗而不捨為傳播宗教點滴累積基礎。

北京故宮博物院聶崇正先生曾對郎世寧畫作中「臣字款」與「非臣字款」進行細緻研究。他認為郎世寧畫作署款,間接反映出他在雍正朝利用繪畫結交顯赫權貴。例如郎世寧所繪的〈寫生花卉〉冊,題款「郎世寧敬畫」;另一幅〈四季花卉圖〉棋盤,署款「郎世寧恭畫」,是為尚未登基前寶親王弘曆所繪(圖五),此兩幅畫作在弘曆登基後攜入宮中,由王府收藏成為宮內藏品。郎世寧除了積極向未來皇位接班人寶親王弘曆靠攏外,雍正元年郎世寧透過蔣廷錫(一六九九~一七三二)的關係,共同為怡親王允祥合畫〈楓宸鷹社



圖八 清高宗撰《御製詩四集》卷88 〈題畫〉 清內府烏絲欄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七 清高宗撰《龍馬歌題郎世寧所畫》卷4 〈龍馬歌題郎世寧所畫〉 清內府烏絲欄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六 清 郎世寧 畫果親王允禮像 軸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圖)。畫中白鷹寫實，明暗對比鮮明，立體感極佳，帶有濃厚的西洋風格。允祥是雍正皇帝在皇族中最信任的弟弟，顧及個人未來前途，郎世寧必定希望透過畫作與怡親王建立友好關係。此外，果親王允禮也是郎世寧結交的另一對象。繪於雍正十三年

(一七三五)〈畫果親王允禮像〉，畫中落款有「郎世寧謹繪」五字，是允禮赴泰寧伴送達賴喇嘛回西藏返還京城時的肖像畫。圖中允禮身騎駿馬，英姿煥發。(圖六)乾隆初年，郎世寧也先後替慎郡王允禧繪〈八駿圖〉，為弘瞻(一七三三)

一七六五)繪〈馬圖〉冊等，這些皇帝親屬，在雍乾年間都擁有顯赫身份與地位，郎世寧皆透過贈畫建立彼此友誼。

至於其他重要大臣，如蒙古族官員莽鵠立(一六七二~一七三六)的結交，與漢軍鑲黃旗年希堯(一六七一~一七三九)建立關係，為他講授西洋透視之法，協助年希堯出版《視學》一書。這些策略，與利瑪竇在華傳教採取「文化適應政策」與「上層路線」基本相同。透過與權貴菁英交往，發揮政治與文化影響力，進而減少、弱化或至消除在中國遭遇的傳教阻力。這些舉動，或許多少帶有功利色彩，但另一面觀之，處於禁教氛圍濃厚的環境中，與權貴菁英往來，藉此維護耶穌會集體利益，無疑是護教行動的必要策略。

乾隆朝：倍受器重與寵信

乾隆皇帝雅好書畫詩文，對優秀宮廷畫師更加重視。郎世寧的謙恭謹慎，與乾隆皇帝之間維持良好君臣關係，也多次獲得皇帝的賞賜，包括飯

食、銀兩與錦緞。郎世寧對於皇帝的恩典，曾賦詩表達感恩之情：

聖世康乾受帝恩，入清一代作朝臣。
中庸西法摹工筆，靜物圖真醒萬民。

詩中一方面感謝皇恩，表達甘願為大清臣子；另一方面希望藉由圖真靜物的方式，喚醒眾生。詩文語帶雙關，表面上說是追求極致以圖寫真技藝使觀者驚豔，其深一層意味是以畫作圖真，傳達造物主創造萬物真諦，希望大清子民覺悟其中要義。

與前兩朝最大不同之處，乾隆時期的郎世寧，一躍成為宮廷的首席畫師，備受恩寵，甚至成為皇帝信任專繪御容的畫師，更擔當許多大型紀實畫中的主筆。在乾隆皇帝的詩文中，均透露對郎世寧繪畫技藝的稱許，如乾隆十三年(一七四八)〈龍馬歌題郎世寧所畫〉，稱世寧為「神筆」(圖七)；乾隆四十七年(一七八二)〈題畫〉詩中有「寫真世寧擅」，下注：「郎世寧，西洋人，寫真無過其右者」等。(圖八)皆反映郎世寧畫藝在乾隆皇帝心中的地位與份量。《清史稿·藝術傳三》收錄清代著名畫家計六十九位，其中

郎世寧是惟一一位以西洋畫家入傳。傳記內容雖甚簡略，但明確指出郎世寧在清宮畫師當中的地位，即焦秉貞等人也無法相提並論，而頗獲乾隆皇帝賞識的艾啟蒙(Ignaz Sichelbarth, 1708-1780)同屬西洋人，其藝亦亞於郎世寧。(圖九)乾嘉年間，宮內所藏書畫曾被歸納整理，先後編輯出《石渠寶笈》共三編，而郎世寧的畫作被廣泛收藏於宮中各處，包括乾清宮、養心殿、重華宮、寧壽宮、御書房、淳化軒、學詩堂、延春閣，甚至靜寄山莊等處皆有收藏，總數共達五十六種。(圖十)雖然這個數量尚不到郎世寧在清宮半個世紀創作總數的二分之一，但從所藏位置來看，這些地方皆是乾隆皇帝生前起居以及鑑賞書畫的重要居所，由此可知乾隆皇帝對其畫作的喜愛程度。

郎世寧日以繼夜完成皇帝交辦差事，同時也參與了圓明園建築的設計工作，許多的藝術創作，充份展現郎世寧此時融合中西藝術的成熟境界。郎世寧為內廷鞠躬盡瘁、力求完美的自我要求，使得乾隆皇帝對他的關懷更加深厚，不僅曾賞予三品奉宸苑卿



圖十一 《欽定八旗通志》 卷64 清嘉慶4年（1799）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記述郎氏一生，譯文如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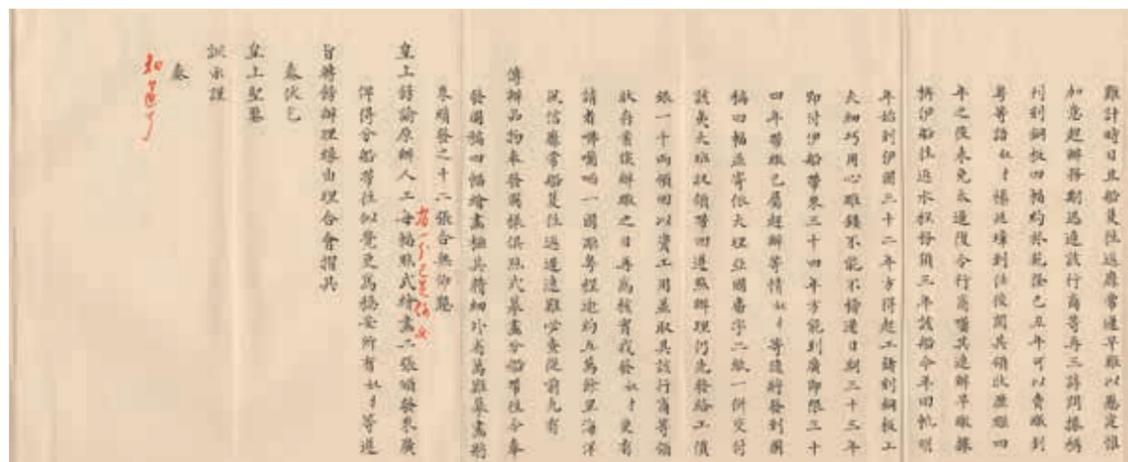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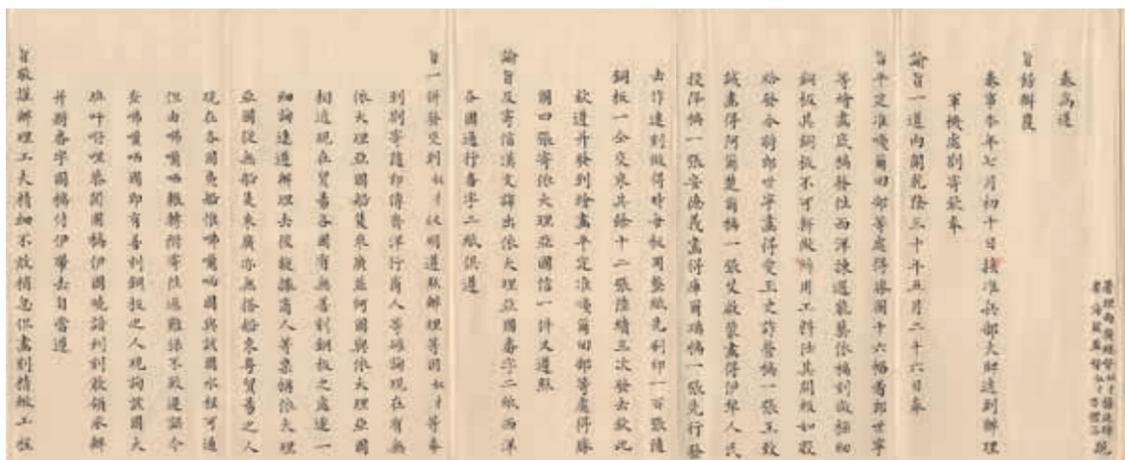
獻給至善至尊的天主。若瑟郎世寧弟兄，義大利米蘭人，耶穌會襄佐修士。一七一五年奉旨入京，以繪畫為宮廷服務五十年，為歐洲博得聲譽，為教會作出卓越貢獻；同樣，在宗教事務方面也卓越完美。



圖十 《欽定石渠寶笈續編》 清嘉慶內府朱絲欄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九 《清史稿·藝術傳三》〈郎世寧傳稿〉 故傳00800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二 署理兩廣總督楊廷璋、粵海關監督方體浴等奏摺 乾隆30年（1765）8月初1日 故宮046866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官銜，而平常的賞賜、患病的關懷以及他七十大壽安排祝壽活動等，都表明乾隆皇帝對郎世寧的器重。甚至在乾隆十五年（一七五〇）郎世寧因誤蹈法網，私買旗人土地，按律應當治罪，但乾隆皇帝仍能特賜恩典，曲意包容。並特頒上諭指出：「民人私典旗地，定例甚嚴，屢經飭禁。但念郎世寧等係西洋遠人，內地禁例原未經通飭遵行。且伊等寄寓京師，亦藉此以資生計。所有定例後便典旗地，著加恩免其撤回。」（圖十一）

乾隆帝雅好書畫，對他而言，郎世寧是他的畫友，也是他從皇子時期伴隨成長的臣僚。郎世寧與乾隆帝之間亦亦友的關係，雖然使他在宮廷中地位與名聲日益隆渥，然而對郎世寧而言，獻身天主，為宗教奉獻，努力達成來華傳教事業才是他的畢生宗旨，但這方面卻又是君臣彼此間無法觸碰的禁忌。郎世寧性情溫和，盡量創作適合皇帝興趣品味的作品，但他內心的掙扎、困惑與無奈，努力的順從，期待有朝一日能軟化皇帝禁教的態度與立場。

乾隆三十一年（一七六六），郎

世寧已年近八旬，他秉持無比的毅力與耐心，在內廷供職渡過了整整五十年頭，但他的願望始終無法如願。五月十五日，為了酬謝郎世寧、王致誠（Jean Denis Attiret, 1702-1768）、艾啓蒙與安德義（Ioannes Damascenus Salusti, ?-1781）四人完成交辦繪製〈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〉十六幅銅版畫的起稿工作，並順利透過廣東粵海關將圖稿陸續寄往法國蝕刻銅版，特地賞賜桌飯，這是有關郎世寧最後一次在清宮如意館活動的紀錄。（圖十二）其中郎世寧負責了版畫中〈格登山斫營圖〉與〈黑水圍解圖〉兩幅的繪圖工作。（圖十三、十四）六月初十日（七月十六日），當朝廷與耶穌會傳教士們正準備為他籌辦三天後的慶生活動之際，郎世寧卻無法接受大家的祝賀，在長年累積的勞累中離開人世。對於郎世寧的離去，乾隆皇帝內心無限依戀，在痛失一位伴隨多年的臣僚畫友，他親自為郎氏撰寫墓誌，並對郎世寧一生「勤慎」效命朝廷作出肯定性的總結。論旨刻於「耶穌會士郎公之墓」的墓碑之右（圖十五、十六），碑文左邊則以拉丁文



圖十六 郎世寧墓碑 周維強提供



圖十五 郎世寧墓碑 收錄於高智瑜等編，《逝猶存—北京最古老的天主教墓地》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、美國舊金山大學利瑪竇研究所出版，2001，頁214。



圖十三 清 郎世寧 格登山斫營圖（正式本） 平圖02122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四 清 郎世寧 黑水圍解圖（正式本） 平圖02123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主曆一七六六年七月十六日度誠而終，享年七十八歲，會齡五十九年半。

小結

郎世寧大半生為清宮作畫，獲得許多榮耀，不但超越同時在華傳教士，也使眾多供奉朝廷的畫師難望其背。郎世寧終其一生，致力實踐中西繪畫會通，既展現西洋求真的優點，並揉合中國傳統藝術文化精神，博取皇帝的肯定與信任。他以紮實的寫實基礎，勤奮好學，在信仰的支撐下，惟恭惟敬、全心全意地為清朝皇帝服務，秉持耐心與決心，五十年來默默忍受體力與精神負荷，終得以獲得更高的成就，也為後世留下使人驚嘆的藝術作品。郎世寧的勤慎，使十八世紀清宮藝術綻放出新格局，同時為中西藝術交流搭構出新局面，其背後仍歸根於他對宗教信仰的犧牲與奉獻。郎世寧長眠於北京，生前死後，受到世人的追念與景仰。在郎世寧來華三百週年的今天，藉由本次特展以茲紀念，並肯定他在十八世紀中西藝術交流的重要成就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